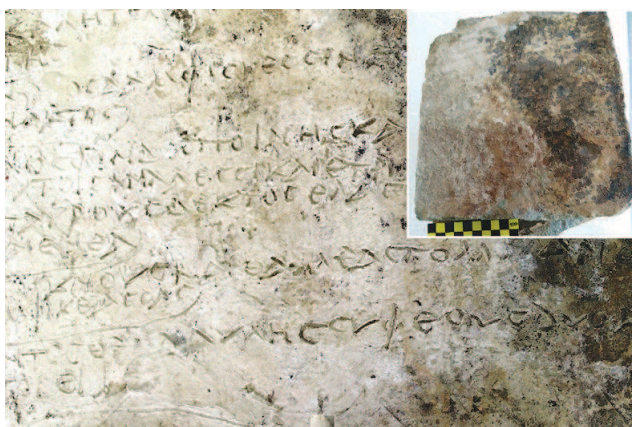


《奥德赛》的风光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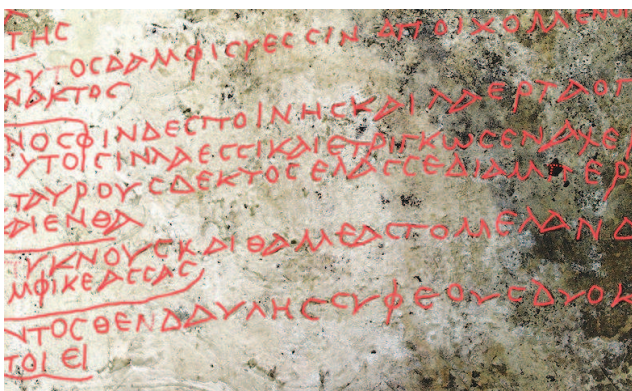
刘津瑜

7月10日,希腊文化与体育部宣布,希腊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附近发现刻于一块小泥板上《奥德赛》第14卷的片段。鉴于荷马史诗在西方文学史上和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各种语言的众多媒体对这一发现进行了迅速的报道。所用的标题通常是“发现荷马史诗《奥德赛》最早的片段”,然而欧美学术界对BBC的报道及转载的大同小异的版本意见颇大,因为其中充满了误导性的信息。

《奥德赛》为荷马史诗中的一部,以24卷(依次标以希腊文24个字母)、逾万行的篇幅吟唱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十年归乡的艰难历程。2018年,这部史诗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艾米莉·威尔逊(Emily Wilson)新英文译本问世,这是自1615年全本《奥德赛》被译为英文以来首部由女性所翻译的英文版荷马史诗。威尔逊教授在一些关键词的翻译上迥异于以往男性译者的版本,使人重新审视这部史诗。比如,*polytropos*这个史诗中重复出现的修饰奥德修斯的定语,以往的译文通常倾向于“明智的”、“足智多谋的”、“狡猾的”等等,威尔逊选择将其译为“复杂的”,强调这个修饰语的模糊性。在她的理解与呈现中,“奥德修斯是他自己故事中的英雄,在某种程度上,这部诗歌颂扬其主角,并且凸现他获得支配地位的权利。然而,史诗也清楚地表达了有关他道德品质的重要问题,他是个谎话连篇的人、海盗、殖民者、骗子和小偷,他常常在其他人——他自己的人,他所率领的人——遭难和死亡时或乔装打扮、缺席或打瞌睡,他也直接杀死了许多人。”(Emily Wilson, *The Odysse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8, “引言”,第66页)。而对奥德修斯之妻珀涅罗珀,她在译文中则意在展示“她的痛苦、她的勇气、她的聪慧以及她的力量”(“引言”,第88页)。比如,她选择用“muscular”(直译为“强健的”、“肌肉发达的”)这个迥异于以往译法的形容词翻译παχύς(直译为“厚的”,文中是第三格)来修饰她去取钥匙的手(《奥德赛》第21卷第7行)。在很多与公众或与媒体的对话中,威尔逊都明确地表明翻译是一个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许多多微观层面的词语选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累积的结果是巨大的,直接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威尔逊并不同意马修·阿诺德关于荷马史诗风格与特点的名言,阿诺德认为荷马的文字平实简单、直截了当、



希腊文化与体育部发布的泥板照片



加上亮色的泥板文本(《奥德赛》第14卷第7-13行),感谢Peter Gainsford授权引用。

崇高庄重,反映这些品质的翻译才是佳译。威尔逊却直言,荷马的风格其实并不简单直接,而常常重复啰嗦,语言虽然并不口语化,但也并非总是高贵之风,不过节奏感确实非常之强。威尔逊的译文刻意避免了浮夸的修辞,用熟练的五步抑扬格流畅自然地传达节奏。译文自出版以来在媒体的曝光率相当高,在欧美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接受度走向强势。

泥板上的《奥德赛》

在新译本及其引发的讨论热潮尚未退却之际,另一有关《奥德赛》的重大新闻则是近日的考古新发现。7月10日,希腊文化与体育部宣布,希腊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附近发现刻于一块小泥板上《奥德赛》第14卷的片段,这是希腊与德国考古

队的联合项目“奥林匹亚多维遗址”(The Multidimensional Site of Olympia)经过三年的发掘所收获的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鉴于荷马史诗在西方文学史上和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各种语言的众多媒体对这一发现进行了迅速的报道。所用的标题通常是“发现荷马史诗《奥德赛》最早(英语the oldest,法语le plus ancien,葡萄牙语o mais antigo)的片段”,然而欧美学术界对BBC的报道及转载的大同小异的版本意见颇大,因为其中充满了误导性的信息。7月12日新西兰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古典学家Peter Gainsford在他的博客“Kiwi Hellenist:关于古代世界的现代神话”所撰写的长文最为全面细致(<http://kiwihellenist.blogspot.com/2018/07/not-oldest-written-record-of-odyssey.html>),很快为北美古典学会转载,也引起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的关注并与何理编译了这篇博文。

泥板的断代可能为公元3世纪之前,来自罗马帝国时代。

但断代的详细依据目前尚未公布。假如这个断代是可靠的,那么其上的文字绝非荷马史诗最早的残篇。我们最早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现代印刷版本来自1488—1489年。在那之前,所谓的荷马史诗存在于(羊皮卷)钞本、纸草、泥板、陶片、陶瓶、墙上的墨迹及刻字,以及古代作家的引文等等之中,但其数量之可观(数以千计)令人咋舌,并且还在不断增加。早期荷马残篇早已编目,并随着新发现的发现而更新。在数字化时代,相关信息可查鲁汶古书数据库(Leuven Database of Ancient Books),也可在纸草文书数据库(papyri.info)中搜索。已知最早的荷马片段来自古希腊城市Olbia遗址(今乌克兰境内),这片陶瓶残片上的文字来自《奥德赛》第9卷第39行,年代大约是公元前5世纪。来自埃及的纸草文书更是洋洋大观。

奥林匹亚新发现的泥板文本来自《奥德赛》第14卷开篇。据新闻报道所提供的两张照片,图片中比较能清晰辨认的是第7行至第13行。刻字水准相对而言较低,字母大小不一,图片里大部分荷马诗行都占据了一行多一点的空间,也不能维持平直,有些行较疏松,有些较紧密,空间安排比较混乱,从审美上来说,视觉效果差强人意,然而好处是每个字母都很清楚。和其他来自古代世界的文本一致的是,这也是一个不以词为单位而且没有标点的文本。同一诗行中的所有的字母连续书写,句读是不存在的,读者需要自己分辨单词并进行断句。

中译本中这13行的翻译如下:

与此同时,俄底修斯离开港湾,走上崎岖的山路,穿过繁茂的林地,越过山岗,行往雅典娜指明的地点,寻觅高贵的牧猪人的踪迹,仆人中,他比谁都忠诚,看护杰卓的俄底修斯的家产。

俄底修斯发现他坐在屋前,四周垒着高耸的墙栏,在一块隆起的地面,围拥着舒坦、宽敞的庭院,地面上干干净

净,由牧猪人自己堆建,关围着离家的主人的猪群,不为女主人知晓,也不为年迈的莱耳忒斯知道。他用大块的石头垒起围墙,上面铺着带刺的蒺藜,外面竖着柱杆,围作一圈,顶着石面,排得密密匝匝,劈开的木段,橡树中幽黑的部分。围墙内,他分出十二个圈栏,

《奥德赛》第14卷第1-13行(陈中梅译文)

泥板上的诗行与这个译本的底本有些不同,有的异文很难说是刻意而为还是抄写错误,抑或刻字者所使用的文本本身源自口头朗读。但异文没有干扰这些诗行六音步格的格律。我们期待发掘者对泥板的学术分析以及古典语文学家对泥板上文本的详细语言文字分析。Peter Gainsford已对文本进行了初步解析。比如第8行少了一个动词,原来可以有介词“围绕”所代替。所以在其他版本中“他为猪所建”变成了“在猪的周围”。Peter

(下转3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ic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波伊廷格古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局部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关注文匯學人

